

20个少年，
20个失足故事！

是青少年的叛逆？
是家长的疏忽管教？
亦或是教育的缺失？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作者以未成年管教者的身份，用最犀利的语言，
最通俗流畅的叙述方式，再现一个个失足少年从彷徨、挣扎、困顿，
最终走向犯罪的心里路程！

海 祥/著

那些家长老师 担心的故事



那些家长老师 担心的故事

海 祥/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那些家长老师担心的故事 / 海洋著. 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4. 9
ISBN 978-7-5059-9190-3

I. ①那… II. ①海… III. ①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 I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33344 号

那些家长老师担心的故事

作 者: 海洋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奚耀华

复 审 人: 柴文良

责任编辑: 王柏松

责任校对: 刘 松

封面设计: 杨万宁

责任印制: 周 欣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65389141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5933115 (总编室), 010-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站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 - mail: clap@clapnet.cn

wangbs@clapnet.cn

印 刷: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 × 1230

1/32

字 数: 142 千字

印 张: 5

版 次: 2014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59-9190-3

定 价: 26.00 元

内容简介

少年，一张张向日葵般青春稚气的脸，每一张，无不牵动着父母、老师，关心下一代的人们。

孩子可爱，学生叛逆，怎样让他们成长成有用之才？为伊落得人憔悴，这可能是父母老师们的真实心境。

可总归还有一些，误入了歧路，这也许是家长、老师、一切关心下一代的人们，最最担心心痛之事了。

作者抽取了20个案例，以文学描述的手法，尽量还原少年罪错前的一段生活，从中让我们一起来分析，究竟是家长的爱心出了问题，还是老师的教育还有待改进之处，抑或是我们的社会还存在着许多需要进步的地方？

这一个个故事，因为不是杜撰的，生活的细节，就显得特别真切。作者的意图，让家长、老师、一切关心下一代的人们，从中来看错在哪？然后不要再发生。

随着法律的完善，青少年的案例，将来不能公示；而纯文学的描述，因有太多虚构的成分，不能成案例分析，不能起警示作用。所以作者试图以一种“案例文学”的探索方法，试图弥补案例缺席的遗憾，同时，增加文学性，可读性。

正面的教育书籍，汗牛充栋；警示类的书籍，能达到文学观赏性层次的，少之又少。所以试图做一次探索，希望添一点正能量。

目 录

内容简介 / 1
做 鬼 / 1
偏执的少年 / 8
只有三天 / 16
朋 友 / 25
英雄差了一点诞生 / 31
一步一步…… / 38
纨绔子弟 / 50
自然放养 / 59
谁欠了谁? / 66
谁的牺牲品 / 72
千古恨 / 86
孟母的叹息 / 93
另类的泡沫 / 100



两小时约等于 50 年 / 108

雷旺找温暖 / 120

宠出来的 / 128

哈哈镜里的少年 / 136

发财的好路 / 144

爹 坑 / 151

爱子心切 / 161



做 鬼

—

“没有技术，没有好爸爸，读书又读不好，你还能干啥？”

骂得很中肯，老娘文化不高，语言攻击指数可是十级的，说得郭杰一点脾气也没有，他相信金庸先生描述的点穴功夫是存在的，老娘并且是顶尖高手，已经无需用手指接触身体，只要动动嘴，那凌空而来的力量，不仅有力，而且精准无比，郭杰顿时就如一团泥，本来已经不太聪明的脑袋，这时傻相毕现，呆呆的。

绝对高兴不起来，老娘这内功，不能出名不能挣钱为他带来利益，最要命的地方，这功夫只对他有作用，在其他人身上一丁点用也没有，啊，对了，对他老爸似乎也有一点作用的，特别是老娘气呼呼的脸面对老爸时。

是的，废物一个，还能干啥？

可老娘终究是有见识的人，知道废物是可以利用的，那去打工吧，出苦力。这年头，苦力最廉价，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干的，况且还少年哪。可是垃圾就另当别论了。

只是廉价也得人家要的时候，才能显示出廉价的价值来。郭杰老爸，通过关系，才在边上的一个村里，给儿子找到一个纸箱厂工作的岗位：分丝切角工。

从前面的描述，给人的感觉，郭杰很不堪似的。其实这很冤枉



他的，这小子1.75的个子，140斤重量，这比例就能断定出，是一副不错的皮囊，圆脸上两条浓眉毛，给这个刚刚在成熟的胚子，显出一副雄气，倒不太像是英气。缺点当然也有一点，就是门牙，人家的门牙，都似士兵的队列，整齐有序，他估计碰上了两个新兵蛋子，两颗最挡风的板牙，竟然在队列中听错了口令似的，一颗半面向左转，另一颗半面向右转，好了，迷信的说法，这叫破相了。

不过都不是大事，去医院整一下，简单之极的事。可一个不那么讨人喜欢的男孩子，一个强势的母亲，这种好事暂时轮不上，害得郭杰每次心灵受点挫折的时候，在镜子中一见自己的相，有种屋漏偏遭连夜雨的打击。一个不错的少年，在这种否定再否定的环境中成长，特别的没有自信。但青春的火焰啊，似地下的煤层之火，压抑在不为人知的深处，偷偷地烧着。

这厂的地址郭杰也知道，辍学逛到当年的十一月初，被老娘催得没办法，去上班了。

骑着一辆自行车，沿着南去浙中山区的马路，过了两个村就到了，那是在有一个小山坡的溪涧边，沿着河岸修筑的一片厂房，比老家还要偏僻一点的一个农村里。

纸箱厂是一种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场面工厂，摊子铺得很大，油墨与机器的噪音等污染也不是很小的，所以不适宜在热闹的地方。

他第一次走进工厂的大门，门卫处填写了情况，就到二层楼的厂办报到，这里不是国营大厂，没有人事部等相关科室，就一个销售生产供应财务混杂一起的一个大办公室，在一楼；二楼是厂长办公室与会客室；楼对面，是三幢标准的厂房，二个车间，一个仓库，几乎不见一丝绿色，在冬天会显得特别萧条寒冷，夏天则是特别的热。

走进第一车间，就可以见到一列火车厢般的五层瓦楞流水线，蒸气在呜呜尖锐鸣响的流水线上，袅袅婷婷地缠绵弥漫，五只架挂不同部位的圆筒纸，优雅地喷洒着纸张，纸张进入流水线上的不同道轨上，其中的两张经过了瓦楞棍的挤压定型，神奇地成了峰谷



延展、富有弹性的曲率面，五张纸穿桥架，贴毛毯，过烘缸，沾胶水，再一起汇合，两瓦楞纸似三明治的馅，被分隔在三层纸内，五层纸板就成了。

流水线的尾部，是横切刀截下的规格化长短的纸板，正叠高在一辆辆手推板车上，然后运往二车间，二车间的前半部位是印刷区域，几个身着画满了彩色颜料衣服的员工，正服侍着一台较为先进的滚筒印刷机，印刷好的纸片，依旧等叠满了手拉车，然后拉到车间的后半部位，那里是两台分丝机，三台扎角机，最后是一溜儿的装订机，装订工操作得与装订机浑成一体，分不清机器与人的区别。

郭杰看着那分丝扎角机，心惊肉跳的，那活似裸露着的超级大剪刀，工作的任务就是：手推送纸张进出大剪刀，推进去听到“嘭”的一声，就及时拉出来，纸板裁剪好了。

他担心的是机器认不认识手，会不会一起裁剪的？

二

现代的私人老板，半数似以前的周扒皮，“榨”是资本家们最喜欢的汉字之一，机器一响，黄金万两，那机器开动时的噪声，实在远远胜过贝多芬的生命交响乐，因为那叫黄金交响乐，那怎么舍得让机器停下来呐？这种现象，词汇也很雅致，叫机器利用率极高。马克思对这个挺有研究的，不过他说说行，行动不行，所以一生贫穷。

郭杰的老板正好相反，文化不行，但“榨”的精髓掌握得炉火纯青，机器24小时不停，那意味着工人们也得24小时上班的。

反正在农村，据说还是一个福利厂，意思是照顾老弱病残的，重点是“照顾”两字，所以12小时一班的照顾，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发牢骚的。

郭杰提心吊胆的一天下来，看看自己的双手完好，欣慰不已。



这厚厚的纸板，在操作台搬上搬下，不停歇地服侍机器的大嘴咀嚼纸板 12 小时，竟然没有累的感觉，只有怕得冷汗涔涔，担忧手被机器嚼一下或者剪一刀的想法，完全占住了心脑。

到了下班，日头早已进入西边山妈妈的怀抱里呼呼了，农村的大地也沉睡了许多时候，他离开机器时，才感觉耳朵依旧回响着“嘞嚓、嘞嚓”响声，身体有点快散架似的酸痛。

真是一个好方法，不会胡思乱想了，回家胡乱吃了点就直挺挺地睡，睡意做梦的泡沫也未产生，实在有花岗岩般的致密无缝。

人的潜力是能开发的，半月过后，郭杰已经没有累与怕的感觉了，从生物意义讲，是进化了一小段的。这时他才有时间留意心内心外的事了。

他惊讶于，原来一直有个小师傅在教他，叫郭明，与他搭配一组。郭明比他大二岁，早两年进厂的，长得粗实如牛，常保持着一个短发小平头，国字脸上闪着黑色的光芒，像一头黑牛。他是隔壁另一个村的。同姓，也是一个单名，真的兄长一样。因为常加班，他就住厂里，对他好像比老娘还关心，这让他有些温暖，老娘带刺的叨唠，实在让他既恨又怕的，于是决定也搬到厂里与他一起住了。

了解了 he 的一些家庭情况，原来他是一个单亲家庭，只有一个常酗酒的老爸，在别人势利的白眼中长大的。

人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，喜欢比较，一对比，郭杰感觉自己还是蛮幸福的，于是苦的感觉，少了许多。

工厂的生活，渐渐适应了，就会感觉平淡起来。郭杰郭明都在青春年华的时光，这偏僻的农村，活像两只发情期的公猪，怎么会安宁于只看看看电视的生活？住宅里也没装备电脑，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，于是溜出去，沿着村的旮旯晃晃都逛了够，多希望能有一点什么艳遇发生，可每次都是充满着希望地去，灰溜溜地回来睡。

进入 12 月了，来了一次冷空气，气温一下接近了零度，下班后，两人难得的买了一瓶黄酒，一包花生米，边看电视边把一瓶子



酒喝光了，本来酒量不大，不过是装腔作势学样而已。带着点醉意，没有一点睡意，看夜色倒是放晴了，两人又出去溜了。

见厂道围墙边有一根棍子，郭杰掇来，学着少林棍，发泄着舞得呼呼生风；郭明也受到感染，也去找了一根。两个夜游神臆想着自己是古代的将军，挥舞着枪杀敌，英雄得如入无人之境，因为夜里 11 点了，的确一个人也没有。走完了村道，沿着村外的马路，在一个小山包边，正疯得有点累了，想休息一会。

一个影子在夜色下，快速地飞过来，突然出现在两人视线内，吓得两人跳起来，抡起棍子准备自卫。他们绝对想不到的，那个人影，竟然大叫一声，连人带车一个跃起前扑，扑在路边的田野沟边，听清了，没有喊痛，正在喊：别打我别打我，饶命饶命。

郭明郭杰愕然之余，突然大笑起来，真刺激，恶作剧的念头立即升了起来，粗着喉咙，拉长了声音：“爬过来。”

见那人还伏在地下，兀自在抖，两人走过去，一人一脚踢在那人的屁股上，声色俱厉：“爬起来！”

夜色中也没有月亮，看不十分分明，但爬起来的人，两条腿弹棉花样抖动着，却是清晰极了，一张惊恐无比的脸，双手半遮着脸，似乎准备受挨打时要保护脸似的，可这张大概三十多岁的男人的脸，瘦得皮包骨猴子似的，头发也乱糟糟的，又不是女子的花容月貌？这种脸值得保护，呵呵，敝帚自珍。

男子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在身上乱摸，从不同的口袋里，掏出了几张零钱，嘴上说：就这点就这点，别打别打我。

郭明郭杰对看了一眼，估计在想该不该拿，但又想他是自愿的，没人逼他，坦然了，郭明一把接过，用棍子一抖，吐一个字：“滚！”

那人扶起了车子，没命地滚了。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，半天没回过神来，刺激兴奋，说不出的愉悦，好像不相信，做人可以这样有尊严的？

回到寝室，还在不信地笑，郭明拿着 150 元钱，在灯光下照，

好像是真币，他笑着说：“我真怀疑是冥币，刚才碰上的是鬼呢？可钱是真的。”

问郭杰：“我们这是抢吗？”

“没有呀？我们一没有抢的想法，也没有抢的行动。”

“那我们以后经常去吓人如何？这太有味道，太好玩了。”

“哈哈。”

三

个体在生活中，精神活动的满足与否，与幸福感的关联是最大的。被尊重、被理解或者被认可被爱，这些最基本的精神需求，应该是人人渴望的。所以最容易理解，为什么这么多人，削尖脑袋，钻营着想当个领导，是的，当了领导，最不缺的是这些，哪怕清廉公正得两袖清风、一身正气的领导；老师也多愿意做的，讲台下，这么多双清纯的眼睛，眼光里充满着对老师的仰视，充分满足了被尊重的个体内心需求。

可郭杰两人呢，纵观他们卑微短暂的生命历程，其实在精神上，一直处于饥寒交迫境地。

这突然地吃了一餐红烧肉，怎么能不常回味这天的晚上呢？太喜欢那个瘦猴的眼睛中，他们原本压缩得快找不到的尊严，原来绽放得如此之狂，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威似的，就像朵干瘪的银耳，突然在水中的盛开，膨胀了很多倍不说，那么鲜艳，那么的赏心悦目，是这样的让人难以忘怀。

那还等什么？做鬼吧。

这年的元旦前的一个夜晚，月亮是那么的皎美，没有风，气温也出奇的暖和。在离村较远的南面，那里有一个丘陵，有一条没铺水泥的机耕路，切线似的过这个小丘陵。

他们坐在铺着的纸板上，纸板下是一块岩石。纸上有一只袋装的烧鸡，正拆得零碎了，因为一部分正在他们的嘴里咀嚼，他们左



手撮着鸡肉，右手各握着一小瓶劲酒。李白与东坡先生，如在此境此地，一定诗兴大发，又会留下脍炙人口的名作了；他们也特别有创意，鬼性大发，地上就放着两张高帽子，纸做的，一顶黑色一顶白色，还有两根木棍，经过三四次成功的实践，他们创意越来越丰富，钱也有点多起来了，最主要的是，他们喜欢看吓着了的人，讨饶的语气和表情，这享受大大的高级。他们从不开口抢，钱都是吓着的人自己主动送，那应该不算抢劫吧，他们想得真是聪明绝顶了。

一会儿，目标出现了。又是一辆自行车，满野的绿色，此时显出淡淡的黛墨色，活似一片大写意，银光倒在白色的小路上，一个鲜艳活体过来了。

他们带好帽子，拿起来了棍子，没站起来，只把棍子横挡在路上。又是这样的镜头，一声尖叫，人车一起摔在地上，还在叫。

他们站起来：“再叫？马上把你带到阴间去。”于是没有声音了。

这才看得有点清楚，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的，还有点漂亮呢，正坐在地上抖，满眼的惊恐。

两人矛盾了很久很久，也许劲酒起了作用，也许月亮太漂亮了，最主要的是，女的一点没有反抗。

第二天他们就被捉了。

郭杰未成年，适用从轻原则，以抢劫罪、轮奸罪，两罪合并，判11年，投未管所改造。



偏执的少年

—

孙义的伯伯伯母虽然是村里的，但早有些飞黄腾达了，家里已盖起了三层的瓦房，也不过是每年春节来住上一段，过不了十天，就又要去那个人间的天堂工作了。

伯伯是个老实木讷的人，三棍下去，打不出一个屁的种，但会微微的神秘地笑，很有些得道味，就是土气了一点，常捻着那红双喜的烟，啪哒啪哒的，也有仙雾缭绕的，他一定无所不知不所不晓的，因为伯母已经有讲不完的故事了。伯母长得壮实，腰粗嗓门大，过年走访亲戚们，总是听说话般的听她讲见闻，如那天堂的地是没有一丝灰尘的，那大街上的楼顶是插在云里的，那西湖比王母的瑶池漂亮多了，许仙每年在断桥会见白蛇娘娘的，所以看的人呀，每天在湖里捞上几个的。

但那里的人，钱多人懒，很好赚钱的。

听得孙义天天做天堂的梦，他看过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童话片，估计风光有些接近的，每天梦里都在神游那个灵霄殿、瑶池、南天门的，可总是被哮天犬追咬，吓得从天上掉下来，梦醒了。

于是想白天去天堂。他长得普通，就是一个山区的孩子，像地瓜藤下泥土里埋着的一串瓜中的一个，也许到城里，就会成流水线上批量出产的一件商品了，没有多少与众不同之处，唯一有点看不



出的不一样的，爱钻牛角尖。

他自从读初中开始，课本书认识他，常去翻翻的；但他不太认识书中的符号了，为此，父母老师也一致认定，他已经可以不读书了。于是这个春节，黏了伯伯伯母10天，终于答应带他去天堂打工了。

十四五年的宁静，孙义总算开始增阅历了，中国式春运，规模之大，远远超过了非洲斑马的大迁徙，孙义在不知不觉中，带着惊喜又恐惧的心，参与了一项吉尼斯世界记录。

列车没有往天上开，行驶了两天两夜，又转汽车，经过三四个小时的行程，伯伯说到了。

孙义是敲了自己几下脑袋，又拧了两把手臂肉，痛，才知道不是梦。天堂？那落差也太大了。

用毛竹扁担，挑着大包小包行李下车，离开大马路，走在一条水泥道上，一边是有点破旧的厂房仓库，另一边堆积如山的拆迁垃圾……方向是一个村庄呀，到村口，热闹倒是的，不过人好像都是一些与他们一样的打工的人，这从精神面貌一分就清楚的，他们一行总算到了另一条大马路不远，无非是一排农民房前，一会儿，走出一个穿金戴银，儿童涂画般的俗气妇女来，领他们到了一间似乎快倒了的平房里，开了门，给了伯伯钥匙就走了。

这是天堂？天堂里的家？好像比家里还差呢？

“天堂这么破的吗？”他问伯母，伯母咯咯咯地大笑，伯伯也微微地笑，包含着七分嘲弄，他有点生气，骗人。

“孙义呀，这是郊区，城里我们住得起吗？天堂的房子，我们做一辈子不吃不穿，也只能买一个角落。所以只能住在这里。以后你会明白的。”

三人打仗一样的，对天堂的家，进行了整理。两个小时的埋头苦干，在灶头的边上，为孙义搭了一张床铺，中午了。

“今天不烧了，请你吃盒饭。”伯母大气地说，“这里的快餐味道好，实惠。”

距出租房不远，往西拐100多米，就是一条大马路了，离马路最近的那排农民房，都由四五层高，底层一律设计成了商铺，开着小饭店、小超市、水果店、游戏网吧、台球房……楼上合计三四百平方，隔成十多个小套间，住着十多户外来务工的人。这里的农民几乎不再种地，大量公共的土地上建起了厂房、仓库、物流公司，也有一部分被商业征用，这些收入，每年年底，以股份制的形式，会落实在各家各户的银行帐户上。

谁说农民苦？这天堂近郊的农民，就是不劳动，也可以过上舒适富裕的寄生生活了。

孙义走出醇厚的大山，第一课就是如此不公平的现实，也许无产阶级天生都有一种砸烂旧世界的冲动，他也感到心中极其的不畅，想砸这个世界的冲动；可另一种感觉是更加强烈的，做他们中的一员该多好。这与一些社会上的人，嘴上大骂当官的，可心底多么希望自己是当官的，其实是一样的道理。

这种又钦慕又仇恨的心理，让孙义产生一种自卑又敏感的心理，他甚至认为，这里乱糟糟闹轰轰的，房子也造得粗糙难看，就是因为给他们这些进城打工的人居住的，一种付钱还受歧视的气愤。看，不时有穿着时髦的当地人走过，那表情似动物园里的游客，在看他们这些热闹的稀有物种。

马路与店门间的人头很密集，有摆地摊的、卖服装的、卖瓷器的，也有卖烧烤的、卖肉制品的。沿路口还有几张桌子，坐满了人在吃快餐。这里的快餐既便宜又货足，很受打工一族的欢迎。

孙义挤在人群中，随伯父母移向桌子旁，抢到了三个空位置，伯母就快速地往快餐店挤去，很快从一家店里打完饭菜出来了，没几分钟的功夫就在路边的“餐桌”上滋滋有味地吃了起来，伯母他们边吃边笑，一种生活享受的美妙。



这时在路口有两辆小车子停下，下来几个打扮精致的当地人，女的裘皮大衣，挎包在肩；男的披风挂着，夹着皮包；两个与他差不多年龄的小子，头发梳得油光发亮，穿着名贵的休闲装，正在用一种令人讨厌的眼神看着他，让孙义十分不自在。

这里的热闹与乱，的确不同于这个城市的大多数地方，路上行人惊奇地看，是这里热闹只有改革开放的当初出现过，有一种重温的喜悦，是十分正常的事。孙义不一样，他感觉那些目光是那么的异样，包含着同情、怜惜、鄙视，但似乎更多的还是嘲笑。他侧看了一下，包括伯伯伯母，并不在意，他们享受着美食的滋味，享受着热闹的快乐，他蔑视地看他们一眼，心里骂一句：麻木。他已经忍不住了，假装肚子不舒服，跑回了自己的出租房了，他的心，掉进了无名的杜撰出来的屈辱之中……

他不敢想下去，这个他向往和追求的天堂，居住着有如此势利的眼光的人们，他的心似在寒冬腊月的旷野，受着风刀霜剑的伤害。

他将自己渺小的身子蜷缩在被窝里，热泪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，为什么要来这里？这里真的好吗？他陷入一种折磨中。

三

童工是不合法的，但骗一下用工单位，双方都清楚得糊涂了，孙义上班了。一家制模五金厂。

所谓的厂房，其实是一间原来的旧仓库。这里摆放着几台机床，品种还多的，有刨床、车床、铣床，几只砂轮，不过都是一些二手货，几个穿着油布样工作服的工人，正摆弄机器，于是这里时刻有一种咬牙切齿般的怪叫声，在空气中回荡；顺着厂房后门，搭着一间简易的大棚子，不规则的间隔，挖有几个窗，屋顶是人字架上铺了一层乌黑的油毛毡，地下依旧是泥地，没有浇灌水泥地板。整个棚，不通风，闷气潮湿，典型的冬冷夏热的环境。在东北角有